

# 止戈為武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上周二下午，龍安志《九龍門：尋找功夫》中英文圖書首發暨紀錄片首映儀式在銅鑼灣一間戲院舉辦。全院滿座，來了不少功夫研究者與愛好者，還有香港武術聯會、本地大專院校的一眾青少年，十分熱鬧，讓這位研究中國數十年的知名作家、紀錄片導演很是欣喜。

龍安志在中國生活、工作超過三十年，曾獲中國政府友誼獎（二〇一九年）和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（二〇二一年），親見中國經濟飛速發展，在國際舞臺的影響力不斷提升。一九八一年，他作為交換生第一次來到中國，先從美國飛到北京，再從北京坐長途巴士前往天津。他告訴我，那時候的北京機場只有一個簡單的雙門航站楼，長途巴士更是一路顛簸、頻出故障。那時候的龍安志只是二十歲的青年，在他的記憶裏，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將中國和蘇聯「視為敵人」，而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大部分美國人，卻對於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。

作為首批來到中國學習中文的外國交換學生，龍安志的這次中國之旅，改變了他的人生。他參觀中國的名勝古蹟，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，對中國的哲學亦頗感興趣，而讓他念念不忘的，還是中國的武術。「『武術』這個詞雖然被大多數西方人不用心地翻譯為『軍事的藝術』，在中文裏的意思卻是『非暴力的藝術』。」在《九龍門：尋找功夫》一書引言中，龍安志這樣寫道。

▶ 龍安志著《九龍門：尋找功夫》。

止戈方為武。少時在美國，龍安志跟隨空手道大師學習，後來了解到空手道其實源於中國功夫。來到中國後，他花了數十年尋找功夫，與不同地方的功夫大師交流，了解中國功夫的發展脈絡，更重要的是，從功夫的一招一式、一張一弛中，找到中國文化、精神與價值觀的映照。龍安志以「忍」「忠」「平」「易」「和」等九個關鍵詞作為九大武學精義，並認為這九大精義不止關乎武術，更可用於指引我們為學為人的價值觀。在他看來，中國功夫的目的從來不是訴諸暴力，而是持之以恆地探求天、地、人之間的關係；研習功夫也並不是為了在打鬥中取勝，而是「為了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、更有擔當的人」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乒乓外交，成為中美關係的破冰之局。數十年後，在中美關係面臨新考驗的當下，龍安志認為以功夫及其中承載的歷史、文化、哲學和價值觀種種，亦可幫助世界更加了解中國、感受中國。「這是很硬的『軟實力』。」龍安志如是說。



# 蟬鳴



人生在線 延靜

夏天悶熱，今年立秋又在三伏期間，但蟬聲「伏——天——」卻已響起來，悅耳聲不斷，告訴人們，秋天已經到了。

我自小愛好小動物。那時清晨，被一陣聲音吵醒。原來是雀的叫聲。打開窗子一看，一群麻雀聚集在一起，正在院子找食吃。我不該責怪牠們，也該起床了。

長大後，我變得比較淘氣，用馬鬃套知了。知了是北方的一

種叫法，比蟬稍大，爬在高樹枝上。我用長竹竿試探牠，牠比較遲鈍，很快被套住。蟬個頭比知了稍小，聰明過人，風吹草動，都有感覺，比較難套。一般抓五隻知了，才能抓到一隻蟬。

上大學後，特別是在駐外機關常駐後，這一切都忘記了。一年一次去北戴河休閒，還能聽到鳥鳴聲，有蟬、有麻雀、有喜鵲，有時還飛來幾隻黃雀，叫的聲音，很是好聽。

退休後，我來到養老中心，每天一清早，就被「夏曲」吵醒。蟬鳴是一種很好的辨認，叫的聲音最響。

# 徵稿啟事

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，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，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，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，凡此種種，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。然，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，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。「大公報」今開設「我心中的香港」欄目，面向海內外徵文，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。文章語言、風格、形式不限；每篇不超過兩千字；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。

投稿郵箱為：takungpage1902@gmail.com，請註明「我心中的香港」欄目。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：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

# 三美兼具，唯在香港



我心中的香港 吳捷

家住灣仔，樓下軒尼詩道巴士鳴鳴，電車叮叮。北有會展中心、維港碧波，南接綿延山道，西望金鐘、中環，穿鵝頸街市東行五分鐘即至銅鑼灣。

在軒尼詩道搭叮叮車，七八分鐘就抵達香港中央圖書館。書架成排，書籍如林，為保護圖書，平裝本亦改為硬精裝，拿在手中，平添敬意。雖面向大眾，冷門書也不少。《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二〇〇二年於紐約出版，香港中央圖書館翌年已上架。好奇「歪果仁」怎樣寫中國文學史，我把這部墨線封面、一千三百餘頁的「大磚頭」辛苦抱回家細讀。曾想借一冊日文書，電腦顯示在架上，卻遍尋不到，去前台諮詢。廣東話「識聽唔識講」？無妨，館員英語流利，記下我的電話號碼，次日來電說書已找到，即時可來領取。還書，只要走到軒尼詩道旁的駱克道圖書館，放到還書箱裏就好。

手癢想買書，會展中心旁有家書店，專售英文新書。希拉里·克林頓的《Living History》二〇〇三年六月出版，當年六月下旬去香港，這家書店的顯要位置已擺滿此書，書店玻璃牆外都看得到作者在封面支頤微笑。搭叮叮車至上環，幾家素樸的書店常有內地早年出版書籍。二〇〇九年冬經灣仔修頓球場，遇臨時書展，折扣極狠，立即買買買：蔡志忠《漫畫中國思想》、阿辻哲次《圖說漢字的歷史》、林達《近距離看美國》系列……

羅素在《Knowledge and Wisdom》中指出，人類一如其他動物，看世界傾向於以「此地此刻」（the here and the now）為唯一中心；而智慧精髓，在於從此地、此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。讀書，幫我離開「此刻」，上溯過往，遠瞻未來。行山，帶我跳出「此地」，在四方上下的六合空間坐標系中尋找芥子一粒的自己。香港正是行山賣地。

水似眼波橫，山如眉峰聚。長河寬



▲ 香港山容海色兼備。

美，滄海尤佳。依山傍海的城市如大連、青島、西雅圖，美不勝收。而香港之妙，在於山水與鬧市的無縫銜接。灣仔東、北、西三面，人喧車鬧，而只要往南行，數分鐘後已置身山中。沿灣仔峽道，一面是山坡、花樹，一面是漸行漸低的樓群和隱隱市聲，一直行到香港仔郊野公園，或岔進寶雲徑而抵中西區，或轉入港島徑而西上山頂。山道眾多，行人寥寥，蟲聲鳥鳴，更助冥思。登山望海，壯觀天地之間，體以行和，鬱以勞宣。遠足之妙，香港惠我實多。

許多城市都有發達的公共圖書館系統。少數地區得天獨厚，山容海色兼備。而那段我在乎的歷史，別處所無，唯在香港。

軒尼詩道國華大廈，《大公報》舊址。我因好奇，曾請人帶我進樓。沒有保安，僅一「傳達」，編輯部向公眾敞開。七八個年輕記者、編輯正聚在一起讀着什麼，突然爆發笑聲。每人一小電腦桌，桌兩旁立隔板。同行之人指向一張普通書桌：那是葉總的。葉中敏女士時任《大公報》副總編，以「關昭」筆名寫時評專欄「井水集」，金剛怒目，菩薩低眉，我曾拜讀。聽報館老人講，她是從報館校對一步步做上來的，很愛學習，常與同事交流想法，「真動起筆來，那可是倚馬千言。」

我常去的香港中央圖書館，館名大字道勁，是前《大公報》副總編陳杰文先生手筆。陳生供職《大公報》二十餘年，後去特區政府工作。我家長輩與他共事數年，感佩不已：「他博學、耿

直、坦率，待人平等，喜歡提問、討論，中英文俱佳。」《大公報一百周年報慶叢書》二〇〇二年出版，我家有一套。陳生不但名列編審委員，還設計了漂亮大氣的叢書封面。

當時年近九旬的李俠文先生，人稱「俠老」，家中長輩帶我見過他三次。回憶起來，總想給當時的自己一掌：「就知道吃！」是俠老在灣仔附近山光道游泳後請便飯。他像個慈祥的祖父，問我不少在校讀書之事及未來計劃。基於「大人說話，小孩不要插嘴」的理念，我雖坐在俠老身邊，卻一心對付面前的牛排。我那時的見識，也不足以與他談論舊事。如果能穿越回廿年前，好想請俠老講講胡政之先生。俠老曾送我家長輩一冊《胡政之先生紀念文集》，《大公報》百年報慶當月內部印行三百冊，書名即由「李俠文敬題」。

一九四八年《大公報》港版復刊，是胡政之先生求存圖變的一着先手棋。已是報社中堅的李俠文隨胡先生來港主持復刊及編輯業務。我見過俠老所繪「令箭荷花圖」，題字云此花為友人「移植海隅」後相貽。《大公報》亦然。一代又一代報人薪繼火傳。

我不過一介旅客，而香港無私，饗我以無償且優質的公共資源，助我超越「此地此刻」的狹隘，更令我耳聞目睹幾代人移植、躬耕於海隅的盛況。一如書名「Living History」，一事發生，即成歷史，人時刻活在歷史中。唯有博覽、勤行、多聞，才能真正在時間和空間的大荒中尋到依託，找到自己。

# 隱藏的藝術

欣賞藝術有時並非易事，好比抽象派繪畫，對不少人來說就晦澀難懂，而英國有一批藝術家，故意把作品隱藏起來，與觀眾捉迷藏，讓大家在尋覓之中體會藝術樂趣。

二〇一五年六月，五座閃閃發光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被裝上一艘船，拉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納海岸附近，再沉入約八米深的海底；那裏有「失落的亞特蘭蒂斯城」的美譽。它們是由幾位藝術家花費三個月的時間雕刻而成，當中包括英國最傑出石雕藝術家之一的艾米麗·楊，她負責完成了三個雕像，而大理石來自於曾為米開朗基羅雕像提供原料的採石場，由於其中一塊重達十二噸的石頭有天然缺陷，使雕像的臉頰看上去流淌着大片黑色的淚水，她將其命名為「哭泣的守護者」。

實際上，哭泣這個詞另有寓意，當地和許多海洋城市一樣，也面臨着漁業工業化拖網捕撈造成的生態災難，使肥沃的海底世界變成了灰色淤泥的荒漠。而沉入海底的雕像，能夠阻礙巨大的拖網，從而讓海洋生態系統有機會復原。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，自從有了雕像，海底再次長滿珊瑚和海藻，甚至海豚也回來玩耍，雕像成了生機勃勃的海洋世界的一部分。不過遺憾的是，這些雕像深藏於海底，人們如果不靠潛水，很難一睹芳容。但正如艾米麗·

楊所言，再經過幾代人，雕像可能仍然堅強如故，也可能變得蕩然無存，恰如人類面對的種種未知，這何嘗不是雕像的意義所在。

如果說隱藏海底的雕像，體現的是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對話，那麼藝術家達恩·杜博維茨是在陸地上做相似的藝術創作，只是把地點挪到了破敗的街區。他的作品同樣沒有明確的地圖指示，沒有人知道是誰建造的，數量有多少，在哪裏能發現，以及為什麼會在那裏等等，人們必須付出努力才能找到它們。用杜博維茨的話說，「我從來不稱其為藝術，因為我不想出售任何東西，所以它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現。這不是為了我個人，而是為了創造一個地方。」

他最初選擇的地點是老工業城市曼徹斯特的安科茨，他在一些等待重建的舊建築牆上，建造一些可供窺視的孔洞，人們透過孔洞會看到獨特的風景，比如：一個廢棄的車間或一個令人迷失方向的鐘錶等。杜博維茨想要表達的，是在英國工業史上，曼城是崛起和衰退都最快的城市，曾經的繁榮不過如白駒過隙，城市生活循環的一部分就是它會吞噬自己。後來他又把目光轉到倫敦的梅菲爾德，在皮卡迪利車站後面一片六公頃的舊鐵路荒地，他以「堅韌步行」為主題，把當地歷史軼事印在卡片上並



▲ 街頭藝術家本·威爾遜在廢棄口香糖上繪畫。

四處派發，引導人們穿過布滿沙礫的路徑，在頭腦中想像未來城市的樣子。整個設計如此隱秘，以至於只存在於參與者的腦海之中，並靠口耳相傳來完成故事的創建。如今上述兩個街區都煥然一新，在杜博維茨看來，他的目的已經達到。

當然，提到隱藏的藝術，就不能不提及倫敦千禧橋上的口香糖畫作，那是利用地面上口香糖污漬進行二次藝術加工，可謂色彩繽紛，造型各異，創意無窮。作為創作者的街頭藝術家本·威爾遜，在繪畫前會根據口香糖污漬的不同形狀設計圖案，此後要用電風筒加熱，再

塗上丙烯琺瑯，最終做成透明的護膜，這些作品要花費兩個小時到三天才能完成。威爾遜在英國和歐洲部分地區的人行道上創作了逾萬件作品，只有低頭認真查看，才會有驚喜發現。

不過，隱藏藝術也有脆弱之處，即很容易遭到毀壞，就像英國透納獎提名人的藝術家邁克爾·迪恩，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附近的一根燈柱頂部，巧妙地包裹了藝術品，直到兩年後當地議會拆除燈柱時，才發現當中的奧妙。另一名藝術家簡·艾登在二〇〇九年，於卡迪夫市中心的十一根金屬交通防護柱裏，偷偷鑲孔植入了微型立體圖案，透過小孔可以看到全貌，類似萬花筒。去年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發現了這批防護柱的秘密，可惜的是，一個已被盜，另一個遭破壞，還有一個被拆除以給井蓋讓路。

藝術家艾登曾說，公共藝術的預期壽命是二十五年，必須經得起風吹、雨淋、日曬和人為破壞的考驗。更何況在當今商品化的藝術世界中，隱藏作品是沒有意義的。但從史前洞穴畫家，到中世紀大教堂尖頂上雕刻石像的石匠，藝術家們卻一直在默默耕耘，並且相信未來依然如此。雖然有些已無法將其歸類為藝術品，但若有幸找到它，其所擁有的魅力足夠打動人。